

徐鲁青春文学精选

徐鲁◎著

男孩女孩合羞时

传说这是一种古老的花

它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

Wind flowers 多么美丽

它能引诱那赶路的人忘了回家

它使人痛苦又给人欢乐

得到它，需要付出——生作为代价



青岛出版社

男孩女孩含羞时

徐鲁 著



青 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孩女孩含羞时/徐鲁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2

(徐鲁青春文学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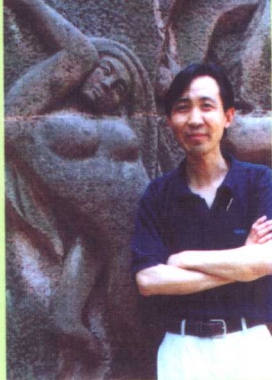
ISBN 7-5436-2640-3

I. 男... II. 徐...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1855 号

- | | |
|------|-----------------------------------|
| 书 名 | 男孩女孩含羞时(徐鲁青春文学精选) |
| 著 者 | 徐 鲁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
| 邮购电话 |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
| 策划编辑 | 于红岩 |
| 责任编辑 | 于红岩 裴 春 |
| 装帧设计 | 胡 峥 |
| 封面绘画 | 胡 峥 蛛 蛛 董 莹 |
| 印 刷 | 青岛胶南印刷厂 |
| 出版日期 |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32 开(850×1168 毫米) |
| 印 张 | 8.75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180 千 |
| 印 数 | 1—5000 |
| ISBN | 7-5436-2640-3/I·403 |
| 定 价 | 15.00 元 |



简历

1962 年生于山东胶东半岛

1982 年开始文学写作

199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一生都将与书为伴

著作

诗集《歌青青·草青青》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散步的小树》

《小人鱼的歌》、《世界很小又很大》

长篇校园小说《为了地久天长》

长篇传记《普希金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散文集《飞翔的蝉声》、《与十六岁对话》

《青梅竹马时节》、《童年的小路》

《同有一个月亮》、《对星星的诺言》

读书随笔集《剑桥的书香》、《恋曲与挽歌》

《黄叶村读书记》、《重返经典阅读之乡》

《书房斜阳》、《沉默的沙漏·徐鲁自选集》等

获奖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

湖北省金凤青年文艺奖、湖北省文学奖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等

部分作品被译介到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家

现任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编辑

E-mail: xulu1962@sina.com

目录

CONTENTS

男孩女孩含羞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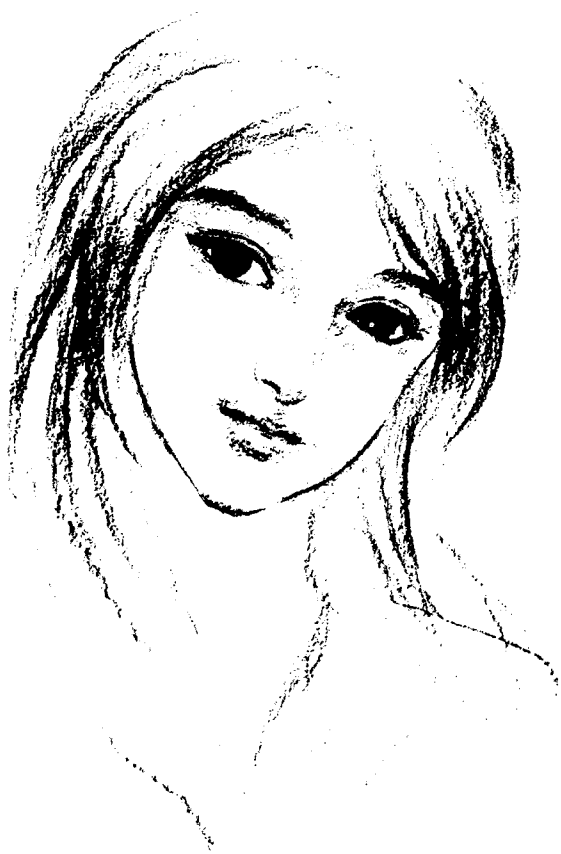
4	第一章 夏日消逝
20	第二章 初秋冥想
40	第三章 雾起何处
58	第四章 午夜花开
80	第五章 在水一方
96	第六章 秋空爽朗
126	第七章 为师者说
146	第八章 雪落无声
164	第九章 空谷足音
180	第十章 理智之年
202	第十一章 乡梦依稀
218	第十二章 烦恼心事
236	第十三章 月迷津渡
254	第十四章 无涯之旅
270	尾 声 劳燕分飞
278	初版后记
279	二版后记





男 孩 女 孩 含 羞 时

N a n h a i n ü h a i h a n x i u s h i



第一章

夏日消逝

她一遍遍地听着这首歌，
无数次地想象着这种古老而神秘的风花的样子。
她觉得，这种花也许只能够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
它遥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
美丽得能够引诱所有赶路的人忘了回家。





她觉得，这种花也许只能够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它遥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美丽得能够引誘所有赶路的人忘了回家。

夏天悄悄地远去了。

整整一个暑假里，顾菲儿几乎哪里也没有去，天天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书和听歌。

不要以为她看了很多书。不，一个漫长的假期里，她不厌其烦地读来读去的，其实只是一本书：一个名叫村上春树的日本作家写的，一本名叫《挪威的森林》的小说。

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名叫渡边的大学生和两个女孩之间的感情纠葛，是一个十足的“校园罗曼司”。据说这位村上春树也因此成为许多日本青年崇拜的青春偶像。

顾菲儿一向瞧不起那种做派过于夸张，而其实是十分浅薄的所谓“追星族”，但是这个暑假里，她却觉得自己简直成了一个“村上春树迷”。她是那种感情细腻、多愁善感的女孩。她被村上春树笔下的那些浪漫和纯情的校园故事深深地迷住了。有时候读着读着，她竟觉得自己也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了。昨天她想象着自己就是温柔的直子，而今天她又觉得自己更像是热烈的小林绿子……她不知道已经把《挪威的森林》看了多少遍了。她甚至还从有关资料中获知，这位村上春树虽然是一位十分走红、尤其深受女性读者青睐的青年作家，但他却并不因此而洋洋得意，相反他却自甘寂

寞，躲避着热闹，从不随便地抛头露面，而且洁身自好，疼爱妻子，在同行中以“爱妻家”知名。这就使得顾菲儿更加觉得：《挪威的森林》难以释手；村上春树，值得崇拜。

在迷恋着《挪威的森林》的同时，顾菲儿也喜欢上了一首名叫《Wind flowers》的歌，这首歌翻译出来是这样的：

我的爸爸曾经警告过我，
不要去靠近那种古老的风花。
一旦靠近了就会离不开它，
就会时时追逐它，
使自己痛苦。
但我没有听话，
如今我再也离不开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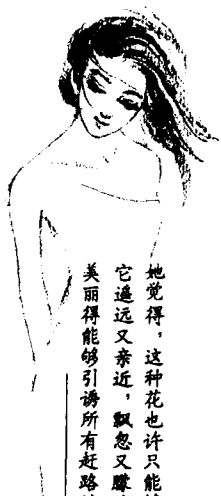
顾菲儿已经16岁了，可她觉得过去从来也没有有一首歌，能像这首《Wind flowers》一样使她常听常新，百听不厌。这首歌和《挪威的森林》一起，伴着她度过了这个漫长的暑假。

她一遍遍地听着这首歌，无数次地想象着这种古老而神秘的“风花”的样子。她觉得，这种花也许只能够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它遥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美丽得能够引诱所有赶路的人忘了回家。而任何人想要得到它，都必须舍弃一切，付出整个的一生作为代价。她甚至还觉得，Wind flowers 只应该是一种古老的、具有法力的爱之花，而只有真正的爱之花，才能够使人“一旦靠近了就会离不开它”。

现在，一个长长的暑假已经结束了，她的心思似乎还没有从《挪威的森林》和这首《Wind flowers》中收回

她一遍遍地听着这首歌，无数次地想象着这种古老而神秘的风花的样子。





她觉得，这种花也许只能够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它遥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美丽得能够引诱所有赶路的人忘了回家。

来。

今天她是她的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那个早已整理好的沉重的大书包告诉她，从今天起，她已经是一名高二学生了。

吃过早饭，她本想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思绪暂且离开那浪漫的《挪威的森林》，离开那古老的《Wind flowers》而回到她那个红色的大书包上来。可是不行，刚一回到她自己的小房间里，她忍不住又戴上了耳机，又摁下了那只小小的索尼录音机的放音键。

她又沉浸到了《Wind flowers》的旋律之中了——

我的爸爸曾经警告过我，
不要去靠近那种古老的风花。
一旦靠近了就会离不开它，
就会时时追逐它，
使自己痛苦。

.....

她听着，听着，便忘记了一切，以至于她的好朋友管家琪在楼下一连呼唤了好几声，她都没有听见。

二

“菲儿——要迟到啦！”

管家琪站在楼下，双手卷成喇叭筒，朝四楼顾菲儿家的阳台上喊道。

管家琪比顾菲儿大一岁，可是性格却正和顾菲儿相反。顾菲儿内向，管家琪外露；顾菲儿温柔细腻、多愁善感，管家琪却大大咧咧，风风火火；顾菲儿爱好文学和音乐，管家琪则只喜欢体育运动……

有一次管家琪对顾菲儿说：

“哎，菲儿，你知道咱俩为什么会这么好吗？”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一直让着你……”

“得了，我的娇小姐。告诉你吧，这叫做‘阴阳互补’，好比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呸！低级趣味。”顾菲儿讨厌这样的比方。

“好，好，我低级趣味。正因为我低级趣味，才更应该和你这高级趣味好下去，这叫做××××……”

“管家琪，你真流氓！越说越低级了……”

两人笑着追打起来。

但这并不妨碍她们成为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就像顾菲儿忠诚的闹钟一样，管家琪每天上学时，总要先来叫上顾菲儿，然后两人一起去学校。顾菲儿也早已习惯了管家琪每天来叫她。以至于偶尔碰上管家琪有急事，来不及来叫顾菲儿，那这一天顾菲儿必定是会迟到的。

这不，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早上，“闹钟”又准时在楼下响了起来：

“菲儿——还磨蹭哪！要迟到啦！”

管家琪是个急性子，她连喊了几声，见没人答应，便“咚咚咚”地跑上了四楼。

“外婆早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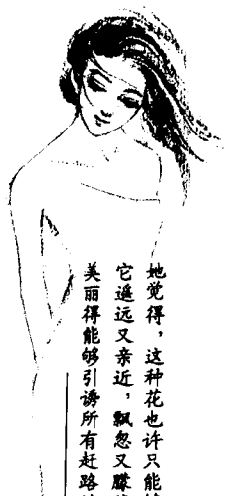
“小琪早上好。”

为管家琪开门的是菲儿的外婆。

顾菲儿的爸爸妈妈都是J市有名的壁画家，上个月两人应邀到埃及讲学和访问去了，家里只剩下菲儿和外婆两人。外婆是一位满头银丝、温和慈祥的老知识分子，还是一位词学专家，对唐宋五代的“婉约派”词尤其推崇。她原以为，对于“婉约派”词的热爱和迷恋，也许到她这里就算是“绝唱”了，不料她竟从外孙女顾菲儿身上，又看到了她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她觉得，她的那脉喜欢幻想、多愁善感的骨血，已经流贯到外孙女

她一遍遍地听着这首歌，无数次地想象着这种古老而神秘的风花的样子。





她觉得，这种花也许只能够在雪谷而开在悬崖，它遥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美丽得能够引誘所有赶路的人忘了回家。

的性格气质里了。因为这，她对这个宝贝外孙女便格外疼爱，视若“掌上明珠”。

管家琪是顾菲儿家的常客，她像顾菲儿一样，也称老人为“外婆”。有一次她曾顽皮地对老人说：“外婆，菲儿是您的‘明珠’，那我就是您的‘鱼目’了吧？”

“不，不，都是‘明珠’。你们是互相把对方擦亮。”

外婆也很喜欢这个风风火火的女孩。

管家琪向外婆道过早安，便径直越过客厅，一脚踹开了顾菲儿的房门。

“好哇！过了一个暑假，跟我玩起深沉来了。本小姐在楼下喊破了嗓子，你倒好，躺在象牙床上优哉游哉。你‘待字闺中’呀！”

“嘿，管家琪，我就知道你来的，我正在等你呢！”

顾菲儿戴着耳机正听得入迷，外面的动静一点也没听见。她看见管家琪一脸的嗔怪闯进来，便一骨碌从床上跃起来，拔掉了耳机。

“怎么样？一个夏天的风疏雨骤，敢问尊体是‘环肥’还是‘燕瘦’？”顾菲儿亲切地打量着管家琪的身体。

“你那壶不开提哪壶，成心气我呀！”管家琪嘴巴撅得老高，“真是不可救药了！昨天本小姐刚过过磅，你猜怎么着？一个夏天，不但没有瘦下去，反而净增肥肉3公斤。”

“太好了，可喜可贺！”顾菲儿拍手大笑，“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尊体这么健美就好了。”

“别，你千万别。”

“怎么啦？”

“我替那些小男生担忧。”

“你说什么呀管家琪？”

“那还不把那些男生一个个地给电晕呀！”

“要死呀管家琪！就你的流氓词汇多！什么‘电

晕’呀，你还怕人家知道得不够，是不是？”

原来，这“电晕”一词，正源自管家琪。管家琪长得白皙，发育得也丰满。高中一年级时，有次上游泳课，许多女生都有点羞羞答答，是管家琪率先脱掉外衣，露出一身漂亮的泳装，跳入水中。她不仅首次在全班同学面前一展了自己优美的泳姿和高超的泳技，而且也首次在男生面前展示了她那白皙健美的、已经带有曲线的身材……

“哇，简直是一个‘浪里白条’！”一个男生看呆了，忍不住赞叹道。

“NO! NO! 别看她的脸，只看她的泳姿，活脱脱一条‘美人鱼’也！”又有人咂巴着嘴儿说。

“没错，一条鳗鲡，白白的鳗鲡！”一个名叫唐兵的男生，此时也在尽情地发挥着他的想像力。

“真不要脸，有这么看人的吗？”

“瞧瞧，嘴巴都成O型了！”

女生们看到了从男生们眼睛里放出的那些灼人的光亮，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真的为了维护她们共同的女生的尊严，纷纷斥责男生们。

“哇！当心，电鳗游过来啦！”男生们继续大声起哄。

“噢，快叫救护车！我已经被电晕了！”

又一个名叫柯豆儿的男生假装眩晕而倒在地上。

从此，“电晕”这个词以及它所表达的那个意思，便在这班同学中成了一个固定的“隐语”。

此时，管家琪竟又提起这个因她而生的词语来，顾菲儿自然要反击一番的。

一阵打闹过去了，顾菲儿又问：

“管家琪，你不是昨天下午去了一趟学校吗？难道一点‘路透社’的新闻也没有？”

她一遍遍地听着这首歌，无数次地想象着这种古老而神秘的风花的样子。





地觉得，这种花也许只能够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它遥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美丽得能够引誘所有赶路的人忘了回家。

“谁说没有？不仅有，而且还很多；不仅多，而且肯定还是你感兴趣的。”管家琪看了一眼门外，放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走，该去学校了，路上讲给你听。”

两人笑着和外婆道别，下了四楼。

三

从顾菲儿家到她们的学校——新世纪中学，其实并不很远。

新世纪中学，顾名思义，是一所新创办不久的学校。说“创办”似乎还不太贴切。准确地说，它是从老牌的市一中“分化”出来的一所分校。因为市一中坐落在城北，而城南的学生要到一中来读书，路程实在是太远了。再加上市一中老校本来早已“人满为患”，于是市政府干脆决定在市南另辟一片土地，新建一所中学，以便使城南的学生就近入学。

也不要以为它是一所新建的学校，便对它的师资力量有所怀疑。不，这所中学的几乎所有的“硬件”是新的，而它的主要“软件”，包括校长、教务主任、主要任课教师以及整个学校的办学风格和管理方式等等，都还是“老”的和“旧”的——也就是说，都是从市一中这座百年老校那里“分化”和“调拨”过来的。

三年前，J市南郊一眼望去，还仅仅是一片片的油菜花地和一方方的小麦田。可是现在，随着新世纪中学这一片富有现代风格的建筑物的拔地而起，这里也迅速地变得热闹和繁华起来。

歌舞厅、录像厅、冷饮店、小饭馆，以及专门做学生生意的文具店、小礼品店、小书店等等，就像雨后的蘑菇，仿佛一夜之间就从马路两旁长了出来。从它们的名字上看去，显然它们都与新世纪中学有着一种暧昧的“亲缘关系”，如“新世纪礼品店”、“21世纪咖啡屋”

和“新生代书屋”等等。

与黑压压的J市老城区相比，矗立在市南的新世纪中学，更像是一座漂亮的童话城堡。这也是顾菲儿特别喜欢这所中学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她的心目中，真正的校园就应该是远离闹市，而与池塘、小河、杨柳、蝉声为伴的。她甚至想，假如新世纪中学周围还能有一片美丽的小树林或小竹林什么的，那就更棒了。

她读过普希金的诗，对普希金笔下的“皇村中学”不胜向往：

沉睡的夜的帷幕，
悬挂在轻睡的天穹；
山谷和丛林安息在无言的静穆里，
远远的树丛堕入雾中。
隐隐听到溪水，潺潺地流进了林阴，
轻轻呼吸的，是叶子上沉睡的微风；
而幽寂的月亮，像是庄严的天鹅，
在银白的云朵间游泳。

……

顾菲儿觉得，只有这样的校园，才能如普希金所说，使所有的莘莘学子以整个心灵在那里生活；被自然和幻想爱抚着，人们才能够充分地体验到诗情、欢笑和平静……

“不要着急，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她多次这样在心里安慰着自己。而实际上，这种美丽的想象和信念，也在默默地支持着她，更加去热爱自己的校园，以及校园周围的一切。

此刻，她和管家琪已经走在通往学校的那条宽宽的柏油马路上了。

她一遍遍地听着这首歌，无数次地想象着这种古老而神秘的风花的样子。





她觉得，这种花也许只能够长在雪谷而开在悬崖，它远远又亲近，飘忽又朦胧，美丽得能够引誘所有赶路的人忘了回家。

看得出，她俩的心情都很轻松和愉快。

是呀，人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生物，在学校的时候，人人盼望着快点放暑假，巴不得暑假放得越长越好；而一旦身在假期里了，却又着急地向往着开学的日子了。不说别的，光是班上的那些同学，整整一个暑假都难得见上一面，有时想起来还真是巴不得赶紧聚在一起呢！

这，大约也像钱钟书的《围城》里所说的：城外的人想进来，而城里的人想出去吧。

“哎，菲儿，你不是想听我的‘路透社’新闻吗？本小姐现在就向你报道昨日新闻第1号。”

管家琪天生闲不住，刚刚走出闹市区，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话匣子。

“最好请你简明扼要地说来，而且切勿制造假新闻欺骗善良的公民。”

“放心，这一次绝对可靠！”管家琪故作神秘地说，“你知道我们这学期的班主任是何许人吗？”

“知道我还问你？我想，除了‘装在套子里的人’还会有别人吗？”

“装在套子里的人”是同学们私下为他们高一时的语文老师彭书友起的外号。彭老师为人谨小慎微，说起话来也女里女气，其性格做派酷似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

“不，‘装在套子里的人’因为玉体欠安，从本学期起只带乙班的语文课了。至于咱们甲班的班主任嘛——”管家琪说到这里，摇了摇头，卖关子似的说道，“将由一位新分来的大学生，姓田名野的来接任。”

“新分来的大学生？”顾菲儿眼睛一亮，“管家琪，你等等，你是说，他的名字叫田野？”

“Yes！据本小姐了解，田野君长相英俊，堪称帅

哥，身高1.78米，血型O型，而且尚未婚配……”

“呸！管家琪，你这张破嘴，又开始瞎编啦！而且编排到人家的隐私上了，真不害臊……”

顾菲儿一向喜欢管家琪的热心快肠，也很佩服她一贯的消息灵通，可就是不太欣赏她总是脱不掉的那种油滑的趣味。

“谁瞎编就让谁发胖，变成‘大赤包’！”管家琪发誓说。

“田野？好有诗意的名字！”

“什么叫‘好有诗意的名字’？我还没说完呢！告诉你吧，人家本来就是一位校园诗人，是S师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

“管家琪，你真的不是在编故事吗？”

顾菲儿对管家琪的“新闻”有点将信将疑。

“你看你，难道在你的心目中，敝人就这么不值得信任？再说，我哪儿敢在贵小姐您面前编故事呀！那样岂不是成了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在林妹妹面前焚诗稿了。”管家琪说到这儿，有点扫兴地嚷道，“好啦好啦，信不信由你，本小姐1号新闻播送完毕。”

“是不是真新闻，一到学校就可以证实了。”顾菲儿笑着说，“管家琪，你要是骗人，我可饶不了你。那么，你的第2号新闻呢？”

“第2号嘛……”管家琪刚说到这儿，“丁零……”背后传来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

四

“嗨，二位小姐！good morning！”

顾菲儿和管家琪应声回头，看见同班的唐兵骑着一辆崭新的山地车赶了上来。

待唐兵到了跟前，她们才看见，山地车的后座上还

她一遍遍地听着这首歌，无数次地想象着这种古老而神秘的风花的样子。

